



1	4
1555	
140	

140



門 14
號 1555
卷 140

清波雜志卷第九

天下名山洞府河陽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商刻景

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瀟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

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武

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

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

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

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湘潭初朝廷以每歲

投龍簡而洞府多在僻遠處其齋送祭醮之具頗以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末

為擾天聖閒下道錄院定歲投龍簡凡二十處餘皆
罷之輝四十年前於馬當龍祠廊廡下見一碑刻投
龍處所視此數頗有增益碑丁本有陰字載祭享牲牢香
幣樂節為詳乃元豐閒江州建立者再過之則亡
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未嘗出門戶其
一話一言舉足為法警悟後學宏矣其甥于恕哀集
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閒論語絕句讀者疑焉蓋
公自有語解亦何假此發明與義嘗叩公門人郎晁
暄云此非公之文也語錄亦有附會者

唐制唯

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

日劉從愿妻

遂國夫人王蒙正女也既奪封罷朝謁久之復其遂

國封公乃繳還詞頭其命遂寢中書舍人繳詞頭蓋

自鄭公始

熊克所著九朝通略書富弼繳還遂國之封實錄本傳不載止見於蘇轍龍川別志

事有礙於理亦恐所傳或致訛舛富鄭公薨司馬溫公
范忠宣來弔哭公之子紹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
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既曰遺表
自有常式恐難以元封押進御封可也押可乎東坡
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所

以言者袖中諫草朝天去歐陽公固嘗議之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若守此
戒則不辱不殆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頃見洪慶善書
此語於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退士大
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嫁女須勝吾家者娶婦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救曰嫁
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
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胡翼之云輝見老先生言安
定爲此說必有謂
豈其男女婚嫁用此
說皆得所歸而然與

石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
交游間嘗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照者亦介之願也
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姚本
餐則明日何以繼乎
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當歸之
貧樂簞瓢賢矣哉嘗聞富鄭公辭疾歸第以俸券還
府府受之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無足議還者亦未
爲得畱之無請可也或曰餽食美意也受而不食可
也卻之近名也

歐陽公爲西京畱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

穎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霧
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厨傳歌妓且致
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
晦叔為代一日訝幕客多商刻游責曰君等自比寇
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衆不敢對歐公取手
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
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故歐公六
十五即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
及年豈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

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

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為戒且踐疇昔之言也或云歐

公游穎陽見山中石壁上丹書神清洞即此時也時

書祠部員外郎直賢院通判河南府謝希深絳與歐陽諸公皆以王事從嵩山之游謝有二書抵梅聖俞歷敘登覽之勝梅答以長篇時明道元年九月也

一小說名默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

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爐

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

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

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輝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默記者亦不當書此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者復益所未備雖曰擇之不精采摭未盡亦足為尊俎諧謔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樂顧侍巾櫛輩得之惟艱或得一焉不問色藝如何雖資至凡下必極美稱名浮於實類有可笑者豈故矜衒特價平日妄想不足則夸爾或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總宜

之名為佳特恐無敢承當者

性之之子明清云先公與洪玉父共成此編非

駒父之所續也意此語當得其實輝傳本誤矣

趙忠簡公秉政日使臣關永堅亦西人趨承云久乃旬官淮上貧不辦行欲貨息女公憐之隨給所須永堅乞納女公卻之力請不已姑留之後永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之爾女無恙永堅謂宿逋未償公笑不答且助資送費囑求良配遂歸監平江梅里鎮宗室汝霖女言雖累年日侍丞相巾櫛及嫁尙處子也汝霖與知泗州王伯路厚語其詳王云前輩於此等優為之

特今之人為難能司馬溫公會魯公各有似此一事
傳於世文多不載

江南白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風信梅花風最先棟
花風居後輝少小時嘗從同舍金華潘元質和人春
詞有捲簾試約束君問花信風來第幾番之句潘曰
宮詞體也語太弱則流入輕浮又嘗和人蠟梅詞有
生怕凍損蜂房膽瓶湯浸且與溫存著規警如前朋
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墓木拱矣

山谷云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

為正今所謂航船者俗名輕舠如航湖航海亦為常

談張景陽七命載在文選有汎三翼汎中
汎之句所謂三翼皆巨獸船非輕舟也

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曰霧失樓臺月迷津
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
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柳江幸
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
得楚蜀閒語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闌于
淚臉
也見鄴侯家傳愁到眉峯碧聚乃
張泌思越人詞黛眉愁聚春碧此恨平分取更無
言語空相覷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

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毛澤民元祐閒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受知東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游也乾道閒舅氏張仁仲宰武康輝往見畱三日徧覽東堂之勝蓋澤民嘗宰是邑於彼老士人家見別語墨迹

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荆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月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仁敗則傷儉之語

了齋陳瑩中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尊王荆公而劓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下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徹高閣不復敢議毀矣毀通鑑非細事也諸公未有紀之者止著於了齋遺事中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自爲博士聞於朝徹去

客言蘇伯昌初筮長安獄掾令買魚飼貓乃供豬視腸

詰之云此閒例以此為貓食乃一笑畱以充庖同寮

從而遂日買貓食蓋北姚本西北品味止以羊為貴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米三十石積從胡瑗學

一見異待之嘗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將退積問曰

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答之瑗曰莫安排積聞此

言省悟所學頓進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聞亦載在

哲宗實錄乃元豐八年事也豈警後學要妙在莫安

排三字故史臣從而書焉徐字仲車

仲車雜著數十條臨川山陽板行其一云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近世拜官徒為飾詞已足恥矣而朝廷又為

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為偽也其兩府有

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蓋賢者以禮進

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素

豈易頓革柄臣為國其瞻既膺大拜不應偃然即當

其任故三辭再辭次及從官臺諫一辭而已此豈由

衷特拘以法其不應辭者豈官微任輕進不係時之

重而然歟兩府初除固已受命特未受告耳凡降旨

日下供職者皆未受告也

食無精糲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輝家與宗室通婚姻常赴其招家家類畱意庖饌非特調芼應律令且三字爛熱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饜而飫後品輝頃出疆自過淮見市肆所售羊邊甚大小者亦度重五六十斤蓋河北羊之胡頭有及百斤者驛頓早晚供羊甚腴既苦生硬且雜以蕪蕒醬臭不可近若用前一說製以餉客豈不快屠門之嚼哉王荆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

羊之大者方美而東坡亦有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之句山谷簡何斯舉治具待客亦謂軟爛則宜老人豐潔則稱佳客今日蔬食起權輿之歎說食經而偶及此

輝自四十以後凡有行役雖數日程道路空憊之際亦有日記以先人晚苦重聽如幹蠱次敘旅泊淹速親舊安否書之特詳用代縷縷之間記向年貨田句金不遂取塗三茅得新刊山圖而歸濡滯良久殊失倚門之望因思昔淵才久出其家日望其歸歸止攜一

布囊人謂其閒必珍貨也後數日會親戚啓囊乃歐陽公新修五代史彙數帙李廷珪墨一笏而已輝用此書於日記後先人爲之一笑自隆興癸未至紹熙辛亥恰一世伏書泣然

王立之詩話書張宗古自堂後官守登州祈雪獲應一判官以詩爲賀宗古曰玩我欲繳進爲人勸止先人任饒幕與邵武黃堅叟爲代一日郡宴鄱江樓黃作木蘭花詞上別乘有監郡風流權洽之語亦貽怒繳中邵牒問風流權洽實跡黃歷攷古今風流權洽出

處辨答甚苦嘗取吏案以觀而得其詳要知投獻本求人知又當視其人如何庶不反致按劍特未知宗古所謂玩我何說其亦錦衾爛兮之類乎

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所載當

有所據

詞頭代王言賞功罰罪若雷風鼓舞天下要當采公論
載於訓詞以昭示懲勸某除某官若其人非素所與
者必微寓詆誚於一二字中審其人不應此除曷不
循繳還之制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其可乎

晁無咎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無咎出
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闋木蘭花云娉娉裊
裊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到郎邊客已知金
尊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

羞無咎云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爲梅花賦清便豔
發殆不類其爲人履常清通雖鐵心石腸不至於開
府而此詞清便豔發過於梅花賦矣

元豐己未明略無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妹麗也一
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盼
且語草草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
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上客驪駒至鸚喚銀屏睡起
困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
山一段雲委半窺鑑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

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紉斂眉翠雖有悒悒密意空作
 江邊解佩頃在上饒得此說於晁族無咎跋云大觀
 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無咎集國東之逆旅話
 此四事季良云可書也伯比季良當是羣從風流縵
 藉寓諸樂府雖曰纖麗不妨遊戲於杯酒閒餘一說
 乃陳襲為錢塘妓周子文作四詩詞洪內相已載在
 夷堅庚志語皆合一餘未詳姚本云語皆合餘一未詳
 軍帥丁憂詔起復迨服闋猶以起復二字入銜或曉之
 答曰自拋了娘子卻加得此官二年未曾遷轉又一

輩銜內必帶宐差二字有俾除去乃云元被受差削
 上帶下來怎敢擅除一添差酒官不釐務堅要供職
 人亦語之在法只合閒坐請料錢其人言朝令某
 不離務趁辦課利豈敢閒坐請他料錢三者可補笑
 林之遺

舊制御廚折食姚本錢凡十一等第一等舊折八十餘

于紹興初減半餘遞減有差至第十一等舊折三十
 于亦損其半然尚宮內人赴景靈宮酌獻卻係臨安
 府依格撰造食味每分白肉胡餅湯肉粉雜釘釘姚本

無下炊作炒肉煮菜羹飯軟肉所破料止羊肉十三
兩麵五兩菘豆粉二兩米五合以炭之屬準此其儉
如此或乃云承平舊制雖御厨亦等折食則例亦不
致是之窘也

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
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為避
忌政和間主字乃主簿主書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
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說又言姬者
飢也亦用度不足之讖乃詔改正及政和二年蔡京

三八相時建請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
族姬議者謂周姬猶齊姜宋子也是時國女改從周

姓故靖康初悉罷之

姚本第九
卷止於此

中表張元友謂理減年賞於浙東鹽司吏以賂不滿欲
實封奏狀外封貼黃以謂為涇亟往易之度其中必
不誤書特以此一字見邀昔州郡按酒官醞造逢律
不任沽賣吏受賄於任字上加一點遂免責罰豈刻
木輩心傳此術以資弊倖唐史亦載有書漬為清者
以是知添改偏旁有自來矣

姚本此條在第十
卷之首商本無

清波雜誌卷第九

不意書詩以此一字見... 實往表... 中表... 按... 三人...

清波雜誌卷第十

王晉公祐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令自立何必田宅置
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嘗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異志
乃植三槐於第中便座謂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
公其也較以田宅所得孰為少多非文正之賢其能成乃父之志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
閣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
萬物不須彫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閣五篇其
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煩刺繡文曾在鸞宮

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閤四篇其一曰聖主
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于門永晝春岑寂不
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詠景物爲觀美歐陽
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閒蘇東坡亦然司馬溫公自著
日錄特書此四詩蓋爲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
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夸殆若唐人宮詞耳
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
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
亦此意頃得玉堂集分爲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者

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康定二年劉渙奉使入西羌招納唃斯囉族部蕃法姚本

部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畱資給飲食渙乃落髮僧衣

以行李復圭云爾輝得劉氏西行錄乃渙所紀往返

繫日以書甚悉且多篇咏雖所至必與蕃僧接且賴

其鄉導旣仗節辟官屬計事宜結恩信稱詔錫賚

茶綵悉用漢官威儀范蜀公東齋記王聖涂澠水燕

談皆爲煥出使事俱不言祝髮渙字仲章保塞人天

聖中以奉祀郎上書請徹簾還政後爲右正言又隨

孔道 論廢后事以工部尙書致仕元豐元年卒

沈隱侯曰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冒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奧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彫龍論之至矣向傳景文筆錄復得一編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辯碑刻及字音三四條皆互出前所論文見於摘粹爲文奧澀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

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可妄議

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國子長貳堂白三經義已鏤板頒行王荆公字說亦合頒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熬波之利特盛於淮東海陵復居其最紹興虜歲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於以佐國用其利博矣自增置真州一倉遂稍損舊數捍海置堰肇自李唐國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壘石外固厥後剝缺不常隨即補治淳熙改元復圯於潮汐時待制張公子

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工費唯取堅實官貲不足陰以私帑益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粹伯處全記其成輝是年適在鄉里乃得其實

鹽席錢緡之數見吳陵志

東坡云昔僦宅於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於地神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後坡居於岐欲發地求藏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唐李景遜為浙西觀察使母鄭早寡家貧子幼居東都因古牆壞得錢盈船鄭乃炷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者身

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二事實相似非智識賢明豈能及此然鄭愛幼子景莊每被黜於場屋母輒撻景遜景遜終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肖私囑主司以是論之鄭母似有損於賢明

無錫鄉士張公尚字思齊三舍時為名進士躋蹙至紹興戊辰始預特奏召試待廷對問夢人語之官人往和州請衣既覺叵測有解之和州請衣必是食祿之

地張自念脫或僥倖亦未應衣賜及唱名在未等補和州助教始悟衣者醫也爲助教設人勸納赦爲後圖張曰神告之矣乃拜命因賦四十字以自況老未脫場屋揆才無寸長九重雖射策一命不爲郎尚喜衫仍綠還憐牒是黃活人何不可政自有良方竟不霑祿而卒平日詩文皆喻衆人口求諸鄉人而未獲先人所著松巒志亦載此事首句云不信儒官悞蹉跎鬢已蒼若夫夢兆則輝近方得之故今重出不特補志之遺抑亦正詩之誤

吳長文不喜釋氏父卒不召僧營佛果闔巷常與父往還者各贈二緘韓魏公謂事親之際爲尤難建安劉同知居畱建康薨於官_但戒不事梵唄其家恪遵治命興化陳丞相當屬纊之際亦以手筆示其子謂追修無益於逝者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必可升濟初不假薦助冥福抑矯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說歟長文名奎嘗參機政於熙寧

古治百里之邑令拊其俗尉督其姦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唐之名臣繇尉超遷馴至公卿者不可以數計

雖陸贄牛僧孺裴度顏真卿李絳皆此塗出今銓法以處試吏者腰弓撚箭從事鞍馬巡警阡陌餞迎貴宦斂板指於路左類以麤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說未免筮楚塵埃閒不特興歎於昌黎公

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勁復繫人之嗜好秦州雪醞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蠟黃水蠟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閒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蠟黃水重西湖水輕嘗較以權衡得之輝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醞亦

未見超勝豈秣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廚皆有此弊不但秦之雪醞也

韓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泛及差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虺虺天乃屏置於山林深僻之地者蓋恐爲人之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選掄置在要路其爲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蛇虺乎公默然凡今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鑒公孺之論而益精其選

唐路巖為相密奏應臣下有罪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實至是賜巖死乃自罹其酷行刑之處乃相收死所蓋收為巖所陷者本朝盧公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府言於趙韓王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貶者多生全春州在內地而近至者必斃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寬貸乃置於必死之地趙頴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趙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而卒天道好還其速如是史傳所載似此不一姑舉二

者以為世戒

案商本連上為一條

郵亭客舍當午炊暮宿弛擔小畱次觀壁間題字或得親舊姓字寫塗路艱辛之狀篇什有可采者其筆畫柔弱語言哀怨皆好事者戲為婦人女子之作頃於常山道上得一詩迢遞投前店颼颼守破窗一燈明復暗顧影不成雙後書女郎張惠卿迨回程和已滿壁衢信間驛名多谿謂其水作三道來作多字形鮑娘有詩云谿驛舊名多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穎叔和之云盡日行荒徑全家出瘴

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穎叔豈固欲和婦人女子之詩特北歸讀此句有當於心戲次其韻以志喜耳輝頃隨侍赴官上饒舟行至釣臺敬謁祠下詩版畱題莫知其數劉武僖自柯山赴召亦記歲月於仰高亭上末云侍兒意真代書後有人題云一入侯門海樣深謾畱名字惱行人夜來髣髴高唐夢猶恐行雲意未真

近年上官遇僚屬日益簡倨縱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名歸之頃黃徽猷崇書爲漕江東嘗對客言公廳上論職事或未免厲辭色若盃酒閒詎可無和氣以相接晚會徹俎有應循廊者豈有竟夕相陪笑語從容昏夜使其偕執侍者僕僕疾趨者乎當悉俾就席次登車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後得一小說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則凜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黃所云前輩故事其謂是耶

唐中和四年時溥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

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
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
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
與之酒其餘俱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
就刑神色肅然劉更生傳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
列女傳亦然而獨遺此若非司馬溫公特書於通鑑
中則視死如歸應對不屈之節卒泯泯而不傳惜不
得其姓氏

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

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
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
有無母之人將軍柰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
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
士皆為之請乃舍之亦以其辭正也或免或不免係
於一時未幾緒為川擒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
常戒其子弟曰凡門地商刻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
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

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空加勤行宜加檢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孰踰於此蓋有鏤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曷有一二顧省者聽之藐藐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

人凶世凶古有是語然空閒之廬久無人跡亦有可疑者頃僦數椽茨舍於無錫其屋雖多變怪初不以爲異一夕忽火發於庖屋煙之可燄不起亟升以撲

滅於茅茨下得尺許通紅炭翌旦再視其處了無燒痕蓋此舊爲神祠初不知也遂遷他所後其屋卒歸煨燼僦居去畱固輕若創建第宅越於落成歲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忖分量唯務壯麗禍不旋踵自述其讐者多矣爲宰相府頗隘爲奉禮太祝之居則有餘先哲所見乃如此

紹興初先人爲丹徒簿會魯公丞相時簿領金壇爲僚意好甚篤後會待浙西帥幹闕權嘉禾新睽稅復相邂逅一日語先人連夕夢有俾更名云名更方貴會

元名偶有所避改後名蓋三十年前已形於夢兆矣自此參大政再登宰席一時察舊無在者深有推輓意而先人故倦遊但欲廟令以俟老平生往返書尺束如牛腰散失殆盡獨餘許祠祿一帖曾素善飲每醉則命徹俎拭案語客曰請卓子喫一服感應元復各舉一大白方散輝幼卽接待風味高勝晉宋閒人也

至和三年劉原父敞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勞其行役劉云跋涉不辭但山路迂曲自過長興却西北行六程

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聞有直路自松亭關往中京纔十餘程自柳河纔二百餘里翰笑曰盡如所示乃初踏逐修館舍已定至今迂曲後范中濟子奇出使虜道使者由迂路以示廣遠范詰之曰抵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虜情得默然緣二公素精地里學故毋得而欺輝出疆過白溝日行六七十里若百餘里窮日力方到或問今日之程何遠答曰此中宿食頓地里遠近初不定蓋亦取夫館舍之便

嘉祐赦赦服綠洫事十餘年

商本云至十年姚本作五年

改緋光祿

卿王端建議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從事而錫命

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以洫事日為始遂著為令

時以為當推此類而言亦有合舉行者

廣南黎洞非親喪亦頂白巾婦人以白布巾纏頭家有

祀事即以青葉標門禁往來人皆文身男女同浴故

曰冒白鄉風舊標青社酒酣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

男近有族人自海外歸詢之曰然

紹興庚辰在江東得蜀人黃大輿梅苑四百餘闕輝續

有

姚本

百餘闕復謂昔人譜竹及牡丹芍藥之屬皆

有成詠何獨於梅闕之乃采掇晉宋暨國朝騷人才

士凡為梅賦者第而錄之成三十卷謀於東州王錫

老詞以苑名矣詩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時安定王德

麟詩云自古無人作花史官梅須向紀中書蓋已命

之矣輝復攷少陵詩史專賦梅纔二篇因他汎及者

固多取專賦略汎及則所得甚鮮若併取之又有疑

焉叩於汝陰李遐年李曰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

褒貶於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如

巡簷索笑滿枝斷腸健步移遠梅之句至今宗之以爲故事其可遐遺非少陵則取專賦可也後在上饒梅苑爲湯平甫借去湯時以寓客假居王顯道侍郎宅不戒於火厦屋百間一夕煨燼尙何有於梅苑哉梅史隨亦散佚雖嘗補亡而非元本歲當花開時未嘗不哦其詩歌其曲神交揚州法曹西湖處士懷舊編而訴遺恨焉

羣赴郡宴甲年少勇於見色甫就席乙以服辭乃命徹樂勸訓次甲尤乙曰敗一席之歡爾也眞所謂不自

殞滅禍延過客也賓主爲之烘堂五十年前服親喪

終制不觴客人亦不敢招置姚作致親舊欲相款必就

寺觀具素饌仍不置酒時謂當然不以爲異

沿江烽火臺每日平安卽於發更時舉火一把每夜平安卽於次日平明舉煙一把緩急盜賊不拘時候日則舉煙夜則舉火各三把紹興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所請輝生長江南足不涉極邊初未識所謂烽火者但讀陸務觀放翁記游梁觀塞上傳烽詩月黑望愈明雨急滅復見初疑雲罅星又似山際電亦可想

清波雜志卷第十
像得髣髴云

清波雜志卷第十

清波雜志卷第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詳
定九域圖志編類御筆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臣伏
奉聖恩差冬祀大禮陞輅執綏十一月五日陛下御
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伏蒙宣諭臣曰玉
津園東樓殿重複是何處臣奏以城外無樓殿恐是
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尚遠可回顧見雲間樓臺殿
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卽知非
齋宮俄頃陛下又謂臣曰見人物否臣卽見有道流

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人漸衆約千餘人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青色駕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輦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間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黃綠紅或淡黃杏黃淺碧望之衣上或有繪繡或秉簡或持羽扇前後儀衛益衆約數千許人迴旋於東方稍南人物異常旌旗飛翻飄轉所持幢節高數丈非人世所覩移刻或見或隱又頃乃隱不見此蓋陛下恪祇祀事

追述三代作新禮器上體天道秉執元圭齋服盛明嚴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現如此伏望宣付史館播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稱慶明廷奉御筆依奏繼降詔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祇若惟道是憲惟上帝是承涓選休辰恭修祀事備物盡志咸秩無文荷帝博臨如在其上旌旗輦輅冠服儀仗見於雲際萬衆咸睹惟天人之感通有形聲之相接靈承對越敢不祇欽可以其日爲天應節用端命於上帝以昭答於神休咨爾萬邦其體至意時政和三年

也輝自省事卽見丈人行談此事頗略茲得其詳因書以示欲知者先人云所書亦有潤色在當時已多有議之者豈亦出神道設教乎

輝嘗見父友許志康宦論太素脈謂可卜人之休咎因及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爲王荆公診脈言當有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雩果登第緣自矜語驗詣公乞文以爲寵公爲書曰妙應太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知其良臣

將死夫良臣之命尙於晉侯脈息見之因父知子又

何怪乎所書大略如此許云此非荆公之文特其徒

假公重名矜衒以售其術耳

智緣常從王韶經理洮河邊事亦常召對診御

脈命以官不就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卽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又一日米回人書親舊有密於窗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卽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為學三多士皆知其說孫公莘老嘗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

鄭顧道侍郎居上饒享高壽輝不及識也嘗見其除夕

小詩親筆可是今年老也無兒孫次第飲屠蘇一門

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

胡德輝蒼梧志云或問醅酥事於鮑欽止

鮑曰平屋謂之醅酥若今幕次之類往往取其少長均平之義

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歷數

紙蓋坡為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於歷當晚勾

消唯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欲將

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乃秦少章所投坡詩

蓋狀其實

輝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

出處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俯育靡了伏臘不

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為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得此

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淺薄

不亦宜乎

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壻王滹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滹之所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舒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無盡爲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彎弓成俗亦何足多怪

元祐閒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李文純知開封府解宇遺火降左中散大夫近歲臨安府治偶失所戒守臣

自列貶秩免所居官其亦用此故事耶

政和二年待制李諲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爲玩物耳諲從臣何敢附會如此命以盆水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諲以罔上安置焉又己亥冬祀南郊方登壇樂作使人推數小車載火出於遠林左右爭獻言爲異指點闕然大司樂田爲押登壇歌壇上大呼曰田爲先見而上亦不責也時所謂祥瑞亦有類此者而蔡條尙有山產礪礪水晶地布醴泉芝草夸大其

父相業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書

蔡忠懷持正初任邠州理掾屬韓康公宣撫陝西喜其所撰樂語全用韓氏事薦之康公弟持國尹開封辟主左廂公事後尹劉公庠責蔡庭參蔡曰此禮起於藩鎮辟除掾屬輦轂之下比肩事主雖有故事亦不可用劉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劉乃補外忠懷為小官所守如此今州縣見長官典謁以例告違背禮制者多矣一說神宗政奏除嘉確之不屈他日臺官闕執尹者遂除確曰只用不冝塔堦見開封府監宗御史

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勸獎從之高宗曰天族之貴溺於燕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敘賤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唯擇其好學從善者殆加崇厲以風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室取應賜出身自此始善能居無錫惠山與輝居為鄰其後三四任州縣以選調終

蘇丞相子容因臺評去位時左司諫虞策言蘇頌罷相臣備言職朝廷進退宰相宜有論列而臣竊自念頌

於元豐年曾薦舉臣在臣之心誠恐近薄有犯風說
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職無所逃誅云云議者謂
奏疏自列略無隱當是時風俗忠厚顧如此夷堅
庚志書謝誠甫祖信任南牀日論趙忠簡公不遺餘
力而謝為趙之止客豈逼於言責不暇顧私恩所見
與虞異矣

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舊門狀紙為策襪見元祐間雖
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
謹狀官稱姚本有略字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

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
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疎司
馬溫公嘗言與貴官書簡有采紙數過三皆不謹又
云居處隨用所出紙札夫嘗他求所書止一二幅世
多石本可見也歐陽公與梅堯俞書亦有日夕匆匆
非答書簡寫門刺朱嘗規筆視之語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世者九人故時有
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間人多稱其一日
惠崇餘八人忘其名輝昔傳九僧詩劍南布畫入華
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浚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

宇昭峩眉懷古并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如崇到長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以是疑爲節本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荆公詩云爾

數十年前僚屬有能文者監司郡守委作牋記遇有所囑必親作簡致叩教官被公牒撰應用文字亦親署名封達近時此禮俱廢但書司作承受傳導公牒則若常程行移至有牒請照會不請有違之語上官體

貌益崇學士大夫浸失自重此其一也紹興間先人官鎮江時錄參王敏功告殂帥守李茂嘉寶文率僚屬往其廨哭之近年豈行 此氣象

舍弟昭達淳熙壬寅丞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銛刀剗其肉最爲殘酷小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直一二錢惻然動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籬度去漁舟差遠以數枚寘於版舟行旋取旋放蓋恐僕隸輩用力拋擲或墮沮洳中反傷其生半日方竟事到

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有各聲喏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告以故相與歎息自爾凡遇鱗介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於江湖迄今母怠

無錫鄉僧道昌蚤歲周遊諸方在廬山雲居因與人鬪毆損左目值同袍授以相術久乃得出藍之譽旋至都下出入貴人之門語多奇中族叔樞密方官正字昌一日語之旦夕當權法從時當國者深忌先傳除目力止之且云勿爲我累又言最下館職無攝禁近

之理昌執益堅且刻只在今日方付一笑閒兼權中

書舍人命下叔祖侍郎葵倅遄

姚本無遄字

秩滿造朝未

暇干堂且歸嘉禾忽得召命叵測入國門昌曰通判必任言責亦痛詆其妄來日入對方知爲副端湯致遠薦對畢還寓舍昌先在焉理前語曰倘或不然則相書不可用也語未既報除察官先人罷饒幕有以敕局薦者議已定拘親嫌改乞江東幹官往叩昌昌曰必無成後三四年方得之劄子上而所主執政報罷後三年竟得江東漕幹有孫愿者赴部乞磨勘已

放散矣昌曰以目下氣色觀之非但改官參差且恐折本孫大怒欲治之伺引見閒部吏有所邀不從乃擿會過房後歸宗在法合追所授恩澤有爲道地者與補初等官繼從孫道夫少從之辟竟失志而卒前三說皆親見之孫又失人言也昌後莫知所往櫻桃抄乳酪正雨厭肥梅風吹吹籜咸瞻格天閣見十眉環侍爭鳴絃索茶甌試瀹更良夜沈沈細酌問閒生此日爲誰會向玉皇案前持橐龜鶴從他祝壽未比當年陰功堪託天應不錯教公議細評泊自和戎

以來謀國多少蕭曹衛霍柰胡兒自若唯守紹興舊約閩士朱耆壽字國箕爲秦伯和侍郎壽朱久游上庠博洽能文一時諸公皆知之以累舉得官監臨安赤山酒年八十餘而終

監安上門光州司理參軍鄭俠上疏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十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塗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夷狄輕肆敢侮軍國皆由中外之臣輔佐陛下

不以道以至於此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有司培斂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以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君臣際會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民庶如赤子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事無不毅然主張行之陛下之心亦願人壽富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劇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臺諫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於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事凡百執事又

皆貪猥近利使懷道抱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識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臣又見南征西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貨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躓於藍縷折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繪爲一圖百不一及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謹隨狀呈奏如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

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檄至不敢過秉燭啟封見圖書饑民纍纍然莫測繼知爲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利害所貴即悟主意罷行之若語言太訐使人主有不能堪而自取譴斥亦何補於事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先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

當如是耶以是知諫有取於諷也俠字介夫福州人書既上或謂中有主之者故興詔獄俠乃徙英州辭連馮京王堯臣丁諷等亦及責王安國除毀放歸田里皆由呂惠卿與安國兄有隙故人其罪熙寧十年手詔英州編管人鄭俠元犯無上不道情至悖逆貸與之生已爲大惠可永不量移時以有司用赦應量移鄂州故也於是刑房官吏皆被責罰

又一說上覽俠書遂詔學士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永體量免行錢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

清波雜志卷第十一
放商稅而青苗免役亦權罷催凡一十八事繼下詔
曰朕於致治政失厥中自冬迄春愆陽爲沴四海之
內被災者廣意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訟獄非其情
賦斂失其節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
其私者衆歟中外臣僚直言闕政詔文維所草也初
司馬光自判西京留臺以歸絕口不論時事至是讀
詔位下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
五保甲六水利云

清波雜志卷第十一

清波雜志卷第十二

先人罷信幕暫寓法曹廨房室閒忽地陷尺許微露棺
和亟遷避他宇叩於州之耆舊皆言下乃古冢素多
影響向有法曹黃姓者具牲酒自古數語祭之方圖
擇高爽地以改卜是夕夢一偉丈夫來致謝且云陵
谷變遷何常業久處此望相安存輝因思自謝惠連
祭冥漠君之後多做其體會文昭子開亦有瘞瓦棺
文上饒寓公尹少稷諫議常稱高妙可配東坡徐州
祭枯骨之作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濬南湖得瓦棺五

長者纔三尺餘闊不踰尺厚不及寸瓦有從文初若
堅緻觸之皆壞畱守曾肇既往視之命遷瘞於湖之
東南若干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按禮有虞氏瓦棺
夏后氏塋周商人棺槨周人槨置窆周人以商人之
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
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棺其葬殤者歟乃弔之曰
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勢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於
何鄉幾晦朔瘞於此地幾春秋耶壽夭歸於其盡老
聃彭祖與子其均耶瓦爲藏而水爲宅豈不復子之

真耶改卜高原旣深且固於子爲戚抑爲欣耶有知
也耶無知也耶尙有知也其冢舍故而從新耶亦載

在曲阜集

淳化五年翰林學士張洎獻重修太祖紀一卷以朱墨
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事卽以朱別之神宗
正史類因詆誣而非實錄厥後刪改亦有朱墨本傳
於世其用淳化故事歟

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
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今人爲之得不貽寄戶免科

調之譏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子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閒人

貼職初止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祕閣三等耳政和閒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趨事者衆官職寡少不足襄延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祕閣修撰三等龍圖至祕閣凡六等仍入雜壓白昔直祕閣例通稱龍圖蓋直閣之名舊纔有二集英卽集賢也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餽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

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

年朝廷遣使投龍於茅山燕洞石門自開巖一尺餘得古銅錢百餘及金銀環各一按茅山記梁普通中晉陵女子錢妙真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言積四十年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啟至是再開輝母舅張守性棄從事郎爲黃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真見素時山中有高道劉蓑衣喜其朴茂常畱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嘗導輝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謝之仍說近入至裏見仙人對弈以

新蓮相啗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宮相尋不覺身從後
戶出知宮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
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卽
其師號戲易曰尋魂見鬼親舊傳以爲笑是乃五十
年前事一時人凋零殆盡獨輝知之併識於此

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冶是
賴雖乾溢係夫旱澇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古傳
一人至水濱遺匙鑰翌旦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
斷續浸銅頗費日力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

曰膽土膽水浸銅工省利多膽土煎銅工費利薄水
有盡土無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
膽土其亦兼收其利

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
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
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
通神雖蜚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
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
其幾歲殆非世間人也自古方士怪誕固多有之未

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篤惑之深耶後又有
婦人虞號仙姑年八十餘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
宗一日詔虞詣蔡京京飯之虞見一大貓拊其背語
京曰識此否乃章惇也京即詆其怪而無理翌日京
對上曰已見虞姑邪貓兒事極可駭熙寧實錄亦載
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昭覺大師惠普有妖術朝士
多問以禍福富鄭公亦惑其說

案元本惇
避作亨

右大鄉風俗人死雖富有方者不辦最爾之士以安
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池積涔蹄之
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淆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名
深夜乃取出畚貯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逢節序仍
裹飯設奠於池邊實為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
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
屬收無主燼姚本
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
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
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間臣僚亦嘗建議柩寄僧
寺歲久無主者官為掩瘞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
固自若也

至道元年西南特柯諸蠻貢方物特柯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貢至是始通上問其吏寵光進地里風俗譯代對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人多食秔稻持木弩於林木閒射麀鹿每三二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死以其家財爲贖王居有城郭官府無壁壘止短垣而已因遣令作本國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蛟蚺聲須臾數十輩連袂宛轉以足頓地爲節上笑令罷特柯使十數輩從者百餘人皆蓬髮黧面狀如猿猴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加於首爲

上飾他悉類此輝頃從使節出疆抵燕與渤海使先後入見當少頃於次際見其過前服飾詭異殆不可名狀皆忍笑不禁雖北人在旁亦失聲而笑是誠可笑也

元豐六年冬祀中書舍人朱服導駕旣進輦忘設屣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乃登輦以故官吏無被罪者又一日羣臣方奏事垂拱殿見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巾上旣拂之姚本拂拭之至地視之乃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蟲也蓋慮治

及執侍者聖德寬大如此

江上取魚用攔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茲謂神奇化臭腐又見故老言承平時淮甸鰕米用蓆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又歲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舊茲謂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答曰藥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荆公墓在建康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孫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致奠者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亦有上荆公墓詩見曲阜集

金改吾趙州爲沃州蓋取以水沃火之義識者謂沃字從天水則著國姓中興之識益章章云建炎初從臣連南夫奏劄言女真號國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

見火即銷終不能為國家患

向者黃河掃決幾至汴京都人欲導水入汴謠

語云天水歸汴復見太平於此益可見遺民思漢之心

政和三年溫陵呂榮義著兩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書皆太學辟癰事也內一條侯彭老長沙人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貫綴小詞別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徧東西府時人莫訝出都忙官家送我歸鄉去三詔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皆虛語太平朝野總多懼江湖幸有寬閑處雖曰小挫而意氣安閒如此輝頃得於故老此詞既傳各齋俱

厚贖其行亦傳人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屬同獲譴者不一乃格後絲鄉貢竟登甲科紹興丁三年再興太學榮義尚在累舉得光州助教乃撫舊記益未備為八十一條更名上庠錄投進而唱和詩影妻椅妾蓋以影為妻故以椅為妾四篇疑後來附入者上庠錄嘗奏御理不應藝迨今五十餘年庠均之士未聞祖是編紀事實以廣賢關嘉話者似為闕典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年壽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內相

五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牋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嘗殺人亡命改姓郭氏旣貴令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略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眙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黠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出尤爲切當云

毘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缺旁一人贊取之旣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環

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頃年西湖上好水者所置船舫隨大小皆立嘉名如汎星差凌風舸雪篷煙艇扁額不一夷猶閒曠可想一塵膠擾一歲閒能得幾回領略煙波但閒泊浦嶼資長年三老閉窗戶以適晝眠耳園亭亦然

鄰郡歲時以酒相餽問有所不免孫公之翰典州日獨命別儲以備官用一不歸於己紹興閒周彥約侍郎

為江東漕諸司所餉不欲卻乃留公庫迨移官悉分遺官屬仍以緡錢買書以惠學者

自孫公之後朝廷即立法近制亦屢申嚴終以互送各利於己不能革也

李公受虛已為天聖從官喜為詩與同年曾致堯倡酬曾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輝在建康識北客杜師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真貴人數中八字最響覓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於陳云

神宗朝初置賣藥所初止一所崇寧二年增為五局又增和劑二局第以都城東西南北壁賣藥所為名議者謂失元創藥局惠民之意歲得息錢四十萬以助戶部經費今行在所置局歲課雖視昔有損意豈在夫羨贏其於拯民瘼施實惠亦云博矣

紹興四年復置茶馬司買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帶馬每一千匹與轉一官舊有主管茶馬司提舉茶馬都大提舉茶馬三等今併廢止留其一高宗留意馬政因韓世忠獻一駿馬詔朕無用此卿可自留以備出

入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上曰不然金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少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和議豈足深恃乎後又詔吳璘軍以川陝茶博馬價珠及紅髮之類艱難之際戰馬爲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紅髮毛段之物悉痛朕心議者謂一西馬至江浙數千里遠在塗除倒斃外及至飼養調習久之可充披帶用者能有幾不知費縣官幾許財用若夫官吏論賞增秩抑末耳

輝頃於池陽一士大夫處見紙上橫卷山陰圖乃葉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許已再三臨寫神韻尙爾不凡況龍眠眞筆耶前有序贊各八句詞翰皆出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見其全此贊尙慮散逸矧墨妙之雅玩乎當時嘗錄其文恐好奇之士雖不見畫而欲想像高勝今乃著於是龍眠李伯時畫許立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立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衣袖閒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履返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

相州醉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模伯時爲余臨寫真偽殆不辨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兩伯時也此序也贊曰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日遠游者以是爲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其二翰墨之娛以寓萬變不償一姥笑戢山扇袖手縱觀我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透迤其三韞玉於山煒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爲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其四一世所驅顛倒衣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

人亦躡其後人所無言聊一舉手後又見一本摹益失真第書四贊而亡其序

清波雜誌卷第十二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字跡模糊，無法辨識。

右清波雜志十二卷得於東海焦氏以校稗海三卷
本相去蓋霄壤矣惜鈔傳不廣徒使繆本相沿漸失
其真為可歎息耳

康熙丙申臘月廿日曹炎識

右本出婁江曹彬侯子借鈔於嚴州太守萊陽趙公
起杲未幾再得明姚舜咨寫本讎比一過更就姚一
補錄別志三卷張貴謨序一篇益稱完善閒窗展卷
心目朗然蓋無以喻其樂也

乾隆甲申八月十七日歙人鮑廷博識

乾隆乙巳六月廿三日商氏稗海本校一過其閒亦
有是正處不敢沒其善也知不足齋書

蘇越限志三卷張貴堯中一篇益蘇宗善間窗思錄

或果 未幾再得即撤發谷寫本輯出一處更短微一

亦本出書工曹淋於千前益成編州大守萊國蘇公

張熙丙申湖月廿日曹炎編

其更爲何煥息耳

本附去蓋雲想矣計說對不圖封對縣本林台補夫

本附去蘇志十二卷附於東蘇燕刃以蘇縣三卷

189

